



PHOTOGRAPHER STOPPING AT THE SITE OF THE POTTERIES. A PHOTOGRAPHER STOPPING AT THE SITE OF THE POTTERIES. THE PHOTOGRAPHER IS STOPPING AT THE SITE OF THE POTTERIES. THE PHOTOGRAPHER IS STOPPING AT THE SITE OF THE POTTERIES.

“窑址1(上林湖荷花芯窑址):站在越窑窑址上,照片显示一个当地的农民(左边)和杨先生,杨先生陪同普拉玛考察并帮他当地的方言翻译成普通话。”(普拉玛摄于1935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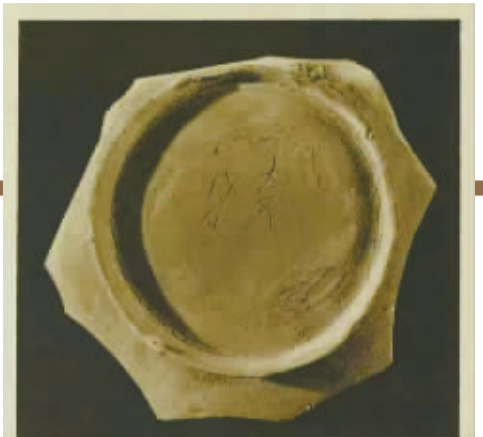
——《伦敦新闻画报》1937年3月13日报道



AT KILN SITE AT SHANG LIN HU, WHERE THE POTTERIES MAY WELL HAVE BEEN STARTED OVER 1000 YEARS AGO. A FULL-GROWN PINE TREE THAT HAS SPREAD ITS BRANCHES AND TREASURES OF SOIL.

“在上林湖窑址2,在这里,陶瓷制作很可能在一千多年前就开始了:照片里一棵成熟的松树,在宋代的宝藏中扎根”(普拉玛摄于1935年7月)

——《伦敦新闻画报》1937年3月13日报道



“新发现的上林湖越窑遗址出土的珍贵考古宝藏:‘太平戊寅’纪年款越窑瓷片,‘太平戊寅’四字(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年,吴越国纳土归宋。这一纪年款非常重要,很可能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伦敦新闻画报》1937年3月20日报道



ANOTHER EXAMPLE OF THE USE OF THE FINE POTTERY BEING AS SCULPTURE MATERIAL BY THE LOCAL PEASANTS AT THE YU-KO-KO-SITE. A NEW BUILDING IS BEING CONSTRUCTED IN THE DISTRICT. THE PHOTOGRAPHER IS STOPPING AT THE SITE OF THE POTTERIES.

“生活在越窑遗址上的当地农民将宋代陶瓷碎片用作建筑材料的另一个例子:一个用窑业废弃物做墙的棚顶,古代的瓷匣体被用于压墙基”

——《伦敦新闻画报》1937年3月13日报道(普拉玛1935年7月摄于慈溪上林湖)



EVIDENC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KILN-SITES IN THE FIELDS WHICH WERE USED BY THE LOCAL PEASANTS. THE PHOTOGRAPHER IS STOPPING AT THE SITE OF THE POTTERIES. THE PHOTOGRAPHER IS STOPPING AT THE SITE OF THE POTTERIES.

“发现著名的越窑窑址的证据:中国雇工在讨论这些重要陶瓷标本的优劣,这些标本准备装到上林湖的一艘船上”(1935年7月普拉玛摄于慈溪上林湖)

——《伦敦新闻画报》1937年3月20日报道



RECAPS OF A YU-KO-KO-SITE, BY LEAVING PIECES OF POTTERY IN PLACE. A SCENE AMID THE UNDERGROWTH AT SHANG LIN HU—WITH A HAT (COMMON AN INDICATION OF SIZE). (Photo taken by J.P. Plummer in July 1935)

“越窑窑址遗迹,包括珍贵的秘色瓷碎片:在上林湖的灌木丛中,用一顶帽子在中间作为尺寸大小参照”(普拉玛摄于1935年7月)

——《伦敦新闻画报》1937年3月13日报道

## 2 三篇文章 将上林湖越窑遗址推向世界

1935年底,普拉玛被密歇根大学聘为远东艺术讲师,他回到美国工作。

不知是何原因,直到1937年3月,普拉玛才发表了他对上林湖越窑遗址考察的第一篇报告。

最早的一篇报告刊登在1937年3月13日出版的英国《伦敦新闻画报》上,文章标题是《消失已久的浙江窑址,珍贵的宋代陶瓷被挖掘出来用作建筑材料》,副标题是《发现世界著名的秘色瓷源头》,这篇文章披露了普拉玛在越窑窑址的考察过程。

此前,虽有人留下上林湖的湖景照,但看不到窑址,在这篇文章中发布的照片是清晰的窑址照,填补了20世纪30年代上林湖窑址影像空白。

他在1937年3月20日的《伦敦新闻画报》上,又发表标题为《发现著名的宋代秘色瓷源头》、副标题为《珍贵的越窑瓷片,包括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纪年铭文瓷》一文。

1937年下半年,普拉玛又在美国《伊斯兰艺术》上发表了题为《一些来自萨马拉的青瓷碎片找到了它们的来源》的文章。他表示“一些萨马拉遗址发掘的青瓷片不仅被证实是一种珍稀的中国陶瓷——越窑或秘色瓷,而且可以追溯到这些瓷器的源头制造地——浙江宁波附近的一个小湖,上林湖的南岸”。也就是说,他确认了在伊拉克发现的瓷片来自上林湖。普拉玛的观点后被当代考古学家证实。

可见,唐宋时期,越窑青瓷在上林湖及周边烧制好后,被从明州港运走,送往亚洲各地。也正因为如此,他对上林湖越窑遗址的文化价值予以了高度评价,“无论怎么强调这个越窑窑址的重要性都不为过。进一步的调查,包括系统性的考古发掘,有望填补中国陶瓷史上的巨大空白。”

一边,三篇文章静静地躺在文献中,一边,有人在努力探寻上林湖越窑秘色瓷遗址的海外传播路径。这个人就是徐伟明。

徐伟明喜欢越窑青瓷已多年,2021年,他从一位北京建盏爱好者分享的图片中偶然发现了普拉玛来过上林湖的线索,但是得到的信息很有限。今年正月初一,他在检索英文学术文献库的时候发现了普拉玛介绍上林湖越窑遗址的文章,特别是第一次发现普拉玛本人在上林湖荷花芯窑址拍摄的照片,部分照片此前从未在国内期刊文献报道中看到过,弥足珍贵。

## 3 志愿者希望 普拉玛后人来慈溪

在徐伟明看来,尽管从今天的考古研究成果来看,普拉玛当初发表的一些学术观点也有不足或偏颇,比如,普拉玛分享的瓷器标本照片中把荷花芯窑址处收集的数件唐代越瓷说成宋代,把一件龙泉五管瓶明器说成产自越窑。但整体而言,普拉玛对上林湖越窑与秘色瓷的研究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

普拉玛用三篇文章,将上林湖越窑遗址推向了世界,这三篇文章既有在英国发表的,也有在美国发表的,其中两篇还被翻译成了日文刊登,这些都让上林湖越窑遗址以及越窑秘色瓷得到广泛传播。他的文章还为上林湖引来了一些国际陶瓷研究者,为秘色瓷文化遗产赢得了国际关注。

令人振奋的是,徐伟明还无意中发现了普拉玛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

由于普拉玛对中国的了解,二战期间,他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学者开展合作,完成了《中国古迹地图及清单》,呈送给了陈纳德将军的美军第14航空队指挥部,为中国战区的文物与古迹遭空袭破坏做出了新的贡献,他也被授予“古迹卫士”。

1960年6月15日普拉玛去世后,他在上林湖越窑遗址采集的标本留在了密歇根大学安娜堡校区的艺术博物院、人类学考古博物馆、凯尔西考古博物馆和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

“我希望密歇根大学的这些博物馆能和我们慈溪的越窑青瓷博物馆成为友好姊妹馆,共同推进越窑秘色瓷的研究,也希望找到普拉玛的后人,请他们到上林湖来看看,让普拉玛家族和上林湖再续前缘。”

在徐伟明看来,再美的越窑青瓷也是器物,而器物背后的人,才是有温度的、多彩的,2025年将迎来普拉玛考察上林湖越窑遗址90周年,他期盼着这么一幅场景:在一个美丽的春天,普拉玛的孙子或孙女,甚至是曾孙子或曾孙女,风尘仆仆地来到上林湖,在湖光山色间听他给他们讲述普拉玛90年前来到这里时的情景……

在这里,让我们替徐伟明@一下密歇根大学艺术博物院、人类学考古博物馆、凯尔西考古博物馆和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也@一下普拉玛的后人们,你们可以发邮件至 1550083758@qq.com 联系徐伟明。

记者 杨静雅 崔引 通讯员 徐伟明